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 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

——以“竟然”“偏偏”等为例

强 星 娜

提要 反预期情状可分为反无定预期和反特定预期。“竟然 P”成立的条件是存在无定预期 E_{无定},多为隐性,可还原为类指句(generic sentences)。E_{无定}和 P 呈现“反例-定型”关系。“偏偏 P”成立的条件是存在 E_{特定},可还原为意愿(desiderative)或期待(desire)等言语行为,与 P 形成事理逻辑上的偏反关系。言者对 E_{无定}和“竟然 P”的命题态度可分别概括为“信而未认”和“认而未信”。“竟然”有叙实性,但言者对 P 的事实性是被动感知的,在信息领地(information territory)和信息赋权(information entitlement)方面处于低位,与“其实 P”构成鲜明对比,这表现在二者与一系列认知动词、话语标记、人称范畴的共现、排斥和可及性序列等方面。“偏偏 P”言者在事理赋权(event entitlement)方面多处于低位。“竟然 P”排斥从属,表现出强主句现象特征,“偏偏 P”以主句为主,仅在方式义解读的条件下允准有限的从属和依存等句法操作,例如用于条件句和“驴子句”。

关键词 反预期 无定预期 特定预期 命题态度 信息领地 叙实性

1. 引言

关于反预期,研究成果丰硕。吕叔湘(1957: 340)在研究转折句时,论及“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Schiffrin(1987)、Fraser(1998)的对比性(contrastive)话语标记以及Traugott和Dasher(2002)的转折(adversative)亦属此类;Heine等(1991: 192)提出预期和反预期状况;袁毓林(2006、2008)、陈振宇和邱明波(2010)、陈振宇和杜克华(2015)从语义、语用、逻辑等角度对反预期进行了次范畴分类和深入研究。其他研究更多关注反预期标记。除大量个案研究外,吴福祥(2004)、谷峰(2014)、陆方喆(2014)、单威(2017)等对反预期情状及其标记有过详赡分类,主要依据是语法范畴或结构特征,例如连词、副词、语气词、插入语、句式、构式等。这种分类有其必要性,但对于如何标记反预期这个功能来说,似缺少效度。例如,“其实、事实上”所标记的语义、功能相似,互换度高,却分别归入副词和短语;“岂料、没料到”分属于连词和短语。同时,各次类内部不同标记在标记功能方面缺少一致性,如副词“并”和“居然”、连词“别说”和“而”等。另外,将反预期标记分为语气类、否定类、转折类、疑问类等,分类标准略显不一。(参看陆方喆,2014)

^{*} 本研究为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17PT03)的阶段性成果。匿名评审专家的精到意见对本文的改进尤为重要,此致谢忱。尚存错谬概归作者。

本文先将反预期情状抽象化为三个要素:当前命题(P)①、预期命题(E)和二者的偏反关系,然后观察反预期标记的句法位置和功能辖域在哪个要素上。例如,“本来”和“原来”同为语气副词,词源相类,但前者作用于E,后者作用于P;“反而”“倒”等连词或副词则直接表示偏反关系。划分三个要素,有助于观察不同标记间的选择与限制,例如“竟然”与作用于P的元语言标记“没成想、岂料、难以置信”、作用于E的“本来、我以为”等有选择偏好,而排斥“事实上、其实、反倒”等。选择与限制是系统性观察反预期情状类型的有效途径。

既往对反预期的研究中,“反”和“预期”多作为默认概念直接使用,其内涵、外延等尚可研究。例如:1)预期显性出现(stated)还是被隐含(implied),或须推理得知(inferred)?2)若隐含或推知,如何还原为命题或言语行为?3)预期如何分类?反预期标记如何参与预期分类?4)E、P和语气、情态类型的关系如何?5)E和P的认知主体是否相同?6)言者对E和P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知情/信息状态如何描述:知晓,相信,惊异?

反预期与意外范畴如影随形。胡承佼(2018)在概括意外范畴的表现形式时,统一讨论“偏偏”与“竟然”等评注性副词,谷峰(2014)总结了汉语表反预期信息的手段,其中副词的代表是“竟然”。石定栩等(2017)使用“诧异/惊异”描述“偏偏”的语义。强星娜(2017)解析意外范畴、意外语义和反预期等概念,提及“竟然”等词项。本文拟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反预期标记“竟然”和“偏偏”,多维度观察E和P的不同类型,探讨反预期与意外、人称等成熟范畴以及与认知主体、信息领地(详见2.4和5.2)等话语互动要素间的关系。

“偏偏”是常用语气副词,各辞书对其功能用法的概括比较接近。以《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②对“偏偏”的解释为例:“1)表示故意跟外来要求或客观情况相反,常与‘要、不’合用;2)表示事实跟主观想法恰好相反;3)表示范围,仅仅:只有。含有不满的口气。”(吕叔湘主编,1999/2002:429)“竟然(竟)”表示“出乎意料,居然”。(吕叔湘主编,1999/2002:313-314)这些释义均准确触及基本语义功能。另外,杨霁楚(2007)、范伟(2009)、单威(2016、2017)等对这两个词的研究也各有灼见。这些研究以释义性、规定性表述见长,对细颗粒度描写、准入限制论证等有借鉴意义。

“竟然”和“偏偏”不乏可互换的语境。③

(1) 我让他去,他竟然/偏偏不去。

(2) 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竟然一滴雨也不落。(路遥《平凡的世界》)

当然,不能互换的状况更为常见。

(3) 好啊你这个小杂种!竟然/*偏偏敢咬我,竟然/*偏偏敢咬你的亲娘!(莫言《四十一炮》)

(4) 你以为你同我好是自然的事,那吗,我就偏偏/*竟然不爱你。(沈从文《一个女演员的生活》)

显然,二者在标记预期的功能方面有交叉和对立,有必要关联起来加以观察。

2. “竟然”与无定预期 E_{无定}

“竟然”标记所在小句的反预期功能,即当前命题“竟然P”必然蕴含一个与之具有逻辑偏

① 当前命题在本文中指言者现场说出的、负载言者意向(intention)的小句。为方便称说,本文“预期/当前命题”也包括各种言语行为类型等非命题小句。

②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有类似概括(381-382页)。

③ “/”前的项是语料中的原文,其后各项为笔者作为对比项添加。全文例同。

反关系的命题存在,该命题为无定预期 $E_{\text{无定}}$ ④.下面分别论证.

2.1 “竟然 P”必蕴含预期

“竟然 P”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存在 $E_{\text{无定}}$:

(5) 甲:老王今天早上买菜的时候看到周润发发了哎! 乙: * 他竟然遇到了周润发! 周润发是谁?

(6) 甲:你知道吗,我这个逆子,竟然动手打我! 乙: * 你儿子竟然打了你! 儿子不能打母亲吗?

(5)(6) 乙方话语分别含有特指问和极性问,或论元所指(周润发)的特征化(明星)不明,或谓词语义(儿子不该打母亲)不定,可见,乙在说话前并未形成相应的预期命题,故不适用“竟然”.因此,“竟然 P”尽管通常被描述为无预期状况,实际上须有预期方可说出.

2.2 $E_{\text{无定}}$ 是命题

很多研究(如 Heine 等, 1991; Delancey, 1997; Wiklund, 2009; Aikhenvald, 2012; 石定栩等, 2017) 将无预期、反预期、意外范畴和惊异心理(surprise) 结合起来进行统一或互证研究.另一方面,心理学意义上的惊异也多建立在“无预期”概念基础上⑤.这样就形成一个无/反预期-意外范畴-惊异心理的默认关联.

但本文注意到,意外和反预期表达不一定伴随惊异反应.同时,惊异反应的触发不必总和预期相关.触发“竟然”表达意外语义的是预期命题,不是惊异反应.下面用场景测试法予以论证(“#”表示因为不符合言者的知情状态而语用怪异):

(7) (言者在除夕的郊区行走,爆竹零星可闻.啪! 一个鞭炮突然在身边炸响,遂惊叫:)

a. 啊/哎呀/妈呀! (心理层面的惊异反应)

b. #竟然有人放鞭炮!

(8) (言者熟知本地政府爆竹燃放禁令,但市区内鞭炮声不绝于耳,遂说道:)

a. #啊/哎呀/妈呀!

b. 竟然有人放鞭炮! (语言层面的反预期和意外范畴)

例(7) 中命题 E “除夕常燃放鞭炮”早已存在于言者的信息领地中,知情状态等级高,不可能成为 P “有人放鞭炮”的反预期命题,因此即使伴随强烈的惊异反应,也只能用叹词,不能用“竟然”.(8) 恰好相反,言者可无惊异反应,但仍可说出“竟然 P ”,其原因/条件是,言者信息领地中预存的命题 E 是“本地禁放爆竹”,二者有偏反关系(放 $\leftrightarrow$ 禁放).因此,“竟然”可提示(index) 两个命题的存在:显性的 P ,和隐性的 E ;而“啊/哎呀”等则是“接近生理直觉反应”的“原生叹词”,是受迫状态下被动发出的语音,无命题性,也有别于主动说出的叹词,如具有代句/命题功能的“嗯、喏、噓”等.(参看刘丹青, 2011)

因此,“竟然”所标记的反预期情状是命题导向的(proposition-oriented),并不总是伴随或要

④ 无定预期不是预设(presupposition).首先,预设常有,而预期是有标记状况;其次,预设是默认为真、不能在本句被否定的命题,而预期则多用来进行反向对比、逻辑偏反;第三,预设符合演绎闭合原则(principle of deductive closure),而预期(尤其是无定预期)则存在一定的不透明性,无法完全推知,例如无法从当前句“竟然下雪了”推知言者所偏反的具体预期和节令、地理还是和概率等相关;第四,即使预设在本句之外被否定,也不能用“竟然、偏偏”,而“并、根本、其实”等可以.例如:

甲:打碎花瓶的是位刚来的保姆.(预设:花瓶被人打碎了、家里有花瓶、家里有保姆,等等)

乙:(反预设)等等,花瓶并/其实/*竟然/*偏偏没有碎!家里并/其实/*竟然/*偏偏没请过保姆.

⑤ 维基百科的定义:惊异是一种瞬时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是动物或人类由于某种未预期事件触发而感受到的受惊反应.Wiklund(2009)也将受惊与突发性并举.

求心理层面的惊异反应,或与之等同。

2.3 $E_{\text{无定}}$ 是无定预期

“竟然 P”所触发的 $E_{\text{无定}}$ 表现出与无定/类指 NP 相似的语义特征,故称为无定预期。具体讲:首先, $E_{\text{无定}}$ 有类指性 (genericity),可还原为特征句 (characterizing sentences),语义上表达“普遍属性 (general property)” (参看 Krifka 等,1995: 1-124),可包括社会常理 (social norm)、普遍真理 (general truth)、性能特征 (disposition) 或惯常状况 (habituality) 等^⑥。最典型的无定预期是谓词和题元都具有类指性的“无时真理” (timeless truths, 参看 Lyons, 1977: 194),不含所谓“戴维森事件性论元 (Davidsonian eventuality argument, 参看 Davidson, 1967; 陈莉, 2016)”。其次,在说出当前命题“竟然 P”之前, $E_{\text{无定}}$ 处于未激活状态,即潜存于言者的信息领地而“不自知”,多未显性表达,且不以特定个体在特定时间的特定预期为转移。例如:

(9)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生了个男孩。

b.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竟然真生了个女孩。

作为虔诚的进香者,老王不仅有“老婆此次生女孩”的显性 $E_{\text{特定}}$,更有“虔诚祈求必灵验”的隐性 $E_{\text{无定}}$ 。然而(9a)中,尽管 P(生了男孩)与其 $E_{\text{特定}}$ 偏反,但若用反预期标记“竟然”却很怪异;而(9b)中, P(真生了女孩)合乎老王的各项预期,反而适用“竟然”。

之所以觉得怪异,是因为我们默认,在无标记话语中,言者的知情状态代表了常识、常理、公众平均认知,例如“烧香祈求与生男生女无关”。(9a)若由极度虔诚的老王说出,或语境信息足够表明言者和老王认识一致,那就自然了。因此,“竟然”是否可用,与事件内广义施事 (actor) 的特定、无定预期不必直接相关。(10)进一步显示,“竟然”取决于言者所默认为真、可代表社会常理或普遍属性的无定预期 $E_{\text{无定}}$ 。准确地讲,可还原为类指句的 $E_{\text{无定}}$ 和 P 是一种特殊的型-例 (type-token) 关系,即定型和反例^⑦的关系。

(10) $E_{\text{无定}}$: 个人祈求不会决定生女或生男

P: 求女果生女 → 个人祈求貌似决定了生女或生男

⇒ 定型-反例模式的反预期关系形成: 不会决定 ↔ 决定了,故“竟然”可用

大多数与“竟然”关联的 $E_{\text{无定}}$ 在语境中不出现。(9)虽未出现“个人祈求不会决定生女生男”这样的命题,但仍有“烧香、祈求、生女”等显性、事件性 (episodic) 信息可提示和激活 $E_{\text{无定}}$ 。而(11)的 $E_{\text{无定}}$ 完全隐身 (不透明),故 P 可以是彼此矛盾的命题:

(11) a. 老王让她去买个烟,她竟然不去。

b. 老王让她去买个烟,她竟然去了。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当事人老王能发出祈使的言语行为,是建立在一系列适切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 参看 Searle, 1969) 之上的,例如对结果有期待,对被使者的能力和事件可行性均有预判,本文均概括为特定预期 (详见第 3 节)。显然“竟然 P/P”与这些预期无关。(11a)和(11b)之所以允许“竟然”出现在彼此矛盾的命题中,正是因为各自背后的隐性 $E_{\text{无定}}$ 不同。两句都是话中有话,所期不同。下面用情境法对 $E_{\text{无定}}$ 予以还原:

(12) ($E_{\text{无定}}$: 老王是她的领导/她对谁都温顺屈从/.....) a. 老王让她去买个烟,她竟然不去。

($E_{\text{无定}}$: 她是老王的领导/她总是很清高孤傲/.....) b. 老王让她去买个烟,她竟然去了。

⑥ Krifka 等 (1995) 将指类 (kind-denoting) 和普遍属性 (general property) 作为类指性 (genericity) 的两大变体,后者通过特征句表达。性能特征、惯常状况和普遍真理等是常见的类指性下位范畴。另可参看 Menendez-Benito (2013: 293-309) 和 Asher 和 Pelletier (2013: 329-350) 的相关论述。

⑦ 我们认为存在一个隐性的类指化的 $P_{\text{类}}$,与显性的 $P_{\text{事}}$ 对照,详见 4.3 讨论。

Krifka 等(1995)指出,特征句来自于对特定事件、事实的抽象.我们注意到, $E_{\text{无定}}$ 在还原为特征句时,存在抽象等级不同的可能.以(12a)和(8)为例,相应的 $E_{\text{无定}}$ 可分别还原如下(“<”表示“抽象等级低于”).

(13) 老王是领导,她是下属 < 下属不会拒绝执行领导指令

(14) 政府有燃放爆竹的禁令 < 市民应该遵守政府禁令

$E_{\text{无定}}$ 总会还原为抽象等级高的特征句,即典型类指命题——含有类指 NP 论元和特征化谓词,分别如“下属、领导、市民、政府”等光杆类指名词以及含有“会、应该”等情态词或“都、一般、通常”等量化词的述谓结构,以“加强特征化解读”(参看 Krifka 等,1995: 7).

总之,与“竟然 P”形成偏反关系的 $E_{\text{无定}}$ 具有语义上的类指倾向、文本/语境上的隐性倾向、话语上的言者导向等特征,是典型的无定预期.

2.4 $E_{\text{无定}}$ 的言者导向

单威(2016)将“竟然”触发的预期分为“说话人预期”和“包括说话人在内的大众规约性预期”,后者即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百科意义上的常理(norm),吴福祥(2004)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将这种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称为“老套模式”(stereotypes).本文主张:P只负责言者所默认为真、并默认与大众共享的认识.例如:

(15) 甲:老王今天早上竟然在油麻地菜市场见到了周润发!

乙:人家两个人天天一起约好买菜,都五年多了.

(16) 海马竟然是鱼!

我们不能认为(15)(16)中的“竟然 P”不合法,尽管言者所持有的 $E_{\text{无定}}$ 显然不如听者乙、老王、甚至“全世界其他人”所持有的知识“更真实”,例如后者有影像证据或科学证明.

讨论反预期,有必要区分听者导向和言者导向.史金生(2010)、谷峰(2014)均认可“呢”表偏离预期,强星娜(2017)注意到“呢”标记听者意外.下面比较“呢”与“竟然”.

(17) “呢”——听者导向;“竟然”——言者导向

甲: a. 老王去年竟然发了 8 篇文章! b. 老王去年发了 8 篇文章呢!

乙: a. 什么呀?他发了 18 篇呢! b. * 什么呀?他竟然发了 18 篇!

例(17)中甲不了解乙的知情状态,因此用“竟然 P”表达反预期和意外是“无辜”的,如甲 a;同时甲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乙知情状态的臆测,编码听者导向的反预期和意外,如甲 b.但乙既已闻知甲的知情状态,且认定其有错,则有责任予以纠正,此时可用“呢”表听者(甲)导向的反预期,而不能用言者(乙)导向的“竟然”.

从信息/知情领地(territory of information/knowledge)理论(Kamio, 1997; Heritage, 2012)视角看,“呢”所提示的是,言者拥有相对于听者的信息领地优势(分别记为 K+和 K-,即 more or less knowledgeable),这是信息不均衡(imbalance of information,参看 Heritage, 2010: 43)造成的.因此言者通过说出“呢”句来彰显知情优势,并主动发起话轮互动,以期达到信息均等.知情就是力量,占有信息领地优势的一方享有高位赋权(entitlement,参看 Fox, 2001),类似于 Heritage (2012)的特许权(warrant)和唐正大(2019)的人称威权.相比之下,“竟然 P”是纯粹言者导向的表达,言者无法形成相对于他人的信息优势,属于低位赋权方.因此,(17)乙中,“什么呀”对听者发出的质疑/否定语力只能和赋权地位高的“呢”共现,而不能和无听者导向、赋权地位低的“竟然”共现.详论另见第 5 部分.

2.5 显性 $E_{\text{无定}}$ 与超反预期

不同的“竟然 P”用例中,用来激活、还原 $E_{\text{无定}}$ 的语境信息详略不同,有的会提供一些片段信息,如(9),有的则完全隐性,如(11)。这使得 $E_{\text{无定}}$ 还原的透明度呈现差异。尽管如此,隐性仍是 $E_{\text{无定}}$ 的无标记特征。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为证:一旦在语境中明确说出 $E_{\text{无定}}$,那么再说出与其匹配的“竟然 P”是不够的,如(18a)(18b)。此时,还需要有语义增值,如(18c);或添加额外的强化词(intensifier),如(18d):

(18) 张三竟然骂他妈妈!

- a. * 儿子骂母亲不对,可张三竟然骂他妈妈。 (-E=P)
- b. * 儿子打母亲不对,可张三竟然骂他妈妈。 (-E>P)
- c. 儿子骂母亲不对,可张三竟然打他妈妈。 (-E<P)
- d. 儿子骂母亲不对,可张三竟然每天都骂妈妈/骂了妈妈一整天/把妈妈骂哭了…… (-E<P)

上述现象可以概括为:“竟然 P”在语义强度上须高于显性出现的 $E_{\text{无定}}$ 的逆命题($-E_{\text{无定}}$)。我们称之为“超反预期”。这种情况在语料中较罕见。

3. “偏偏”与特定预期 $E_{\text{特定}}$

3.1 显性特定预期

上文(9)(11)若换“竟然”为“偏偏”,结果是,前后两个小句有转折关系的 a 句可说,呈顺承关系的 b 句不可以,分别如(19)(20):

- (19) a.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偏偏生了个男孩。
b. * 老王天天虔诚烧香,祈求生个女孩,后来老婆偏偏生了个女孩。
- (20) a. 老王让他去买个烟,他偏偏不去。 b. * 老王让他去买个烟,他偏偏去了。

以上两例中,和“偏偏 P”形成偏反关系的信息主要包含在双小句的前句中,这是两个转述的言语行为;从施事老王角度看,是两个指令(directive),分别表请求(request)和命令(command)。根据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首先,老王认可将来事件“生女孩”和“买烟”发生的可能性;其次,老王对该将来事件的实现有特定意向和期待(desire,参看 Jaszczolt, 1999: 123);第三,老王相信神佛或“他”有能力使得该将来事件发生。这些适切条件都和“生女孩、买烟”这两个特定事件相关,构成了事件导向(episodically oriented)的特定预期,即 $E_{\text{特定}}$,这不同于和“竟然 P”相关的 $E_{\text{无定}}$,后者为特征导向(characteristically oriented)。

“偏偏 P”前一小句中若出现“祈求、让”等施为动词,那么 $E_{\text{特定}}$ 就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偏偏 P”须与之偏反,不能顺承,不能违背句间逻辑。这不是型-例类偏反(如“竟然”),而是非现实-现实事件类偏反,二者可还原为谓词层面的否定关系,如(21)所示:

- | | | | | |
|-----------|---------|---|------|----------------|
| (21) 特定预期 | 非现实事件 | | 当前事件 | 现实事件 |
| | (祈求)生女孩 | ↔ | | <u>没</u> 生女孩 |
| | (请)他去买烟 | ↔ | | 他 <u>没</u> 去买烟 |

3.2 $E_{\text{特定}}$ 的言者导向

仅从(19)(20)似可认为, $E_{\text{特定}}$ 的认知主体为事件内当事人,如老王。本文认为,“偏偏 P”的使用条件 $E_{\text{特定}}$ 的认知主体仍以言者为主。(19)(20)只是在无标记状况下,言者和当事人立场合一,即言者以“隐身站队”的方式默认、共享了当事人的 $E_{\text{特定}}$ 。下面证明:如果言者另有特定偏反预期(下划线),则当事人的特定预期(着重点)随即失效,如(22)(23):

- (22) 老王每天烧香拜佛祈求生女,这也太荒谬了!本来希望这次能生个男孩,好让他清醒一下,可偏偏人

家真就生了个女孩!

(23) 我打赌说小张不会听任老王支使,结果今天早上老王让他去买个烟,他偏偏去了。

以往研究大多只认识到当事人(即“动作主体”等)“故意跟客观情况、外来要求相反”,将其与“客观情况跟主观愿望相反”对立,不妨简称为“倒行逆施”和“事与愿违”,加上“同类例外”,成为“三种用法”。本文主张统一认识,对于“例外”类,下文另有论述。可以看出,即使“偏偏 P”含自主性 VP,当事人也并非一定有主观故意。例如:

(24) 秦香莲当年也是绝世美女,却偏偏嫁给了一个要夺她母子性命的禽兽。

→ a. 为了与客观情况和时人的成见相反,秦香莲故意嫁给陈世美。

→ b. 秦香莲故意嫁给要夺她母子性命的陈世美。

(25) 王宝钏:“纨绔子弟我怎会嫁,我(*偏偏)要嫁这个气宇轩昂、文武双全的人。”

后人甲:“王宝钏看不上王孙公子,偏偏嫁给了落拓乞丐薛平郎。”

后人乙:“王宝钏看不上纨绔子弟,(*偏偏)嫁给了一代圣君薛平贵。”

(24) 中言者用的“偏偏”完全无法推出当事人秦香莲力排众议、执意嫁给陈世美的语义。另外,“夺她母子性命的禽兽”不可能是秦香莲“嫁人”时就知晓的信息。“偏偏”显然与当事人意志无关。而(25)当事人王宝钏在择婿现场更是自主自愿、有理有情,何“偏”之有?正因为如此,“偏偏”无法进入王宝钏的直接引语。后人甲用“王孙公子、落拓乞丐”显明言者立场,表达出 $E_{\text{特定}}$ 与 P 的偏反关系,故适用“偏偏”。而后人乙与(24)类似,是涉实(de re)间接引语,VP“嫁给”和 NP“圣君”的时间指谓(temporal denotation)不同。但(24)可用“偏偏”,而(25)后人乙不可用“偏偏”,正是因为言者(后人乙)的立场介入,使得命题“嫁给圣君”和“无视纨绔”均合乎情理和预期,无法触发反预期解读,故不适用“偏偏”。

下例(26)中言者与当事人合一,“报(学校)”也是自主动词,然而并无“故意跟客观情况、主观要求相反”之意,事件 P“报了没人待见的鬼学校”发生之时,当事人自主自愿,没有“倒行逆施”的机会和动机,其下文可证明这一点——不知中戏,自然不会有“应该报考中戏”这样的 $E_{\text{特定}}$ 。因此“偏偏 P(报了没人待见的鬼学校)”所偏反的,只是说出这句话时言者的 $E_{\text{特定}}$,可还原为过去虚拟表达(参看强星娜,2011),如“当时报中戏就好了”。

(26) 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报考“中戏”而偏偏报了所没人待见的鬼学校呢。说来也不能怪我,那个时候我哪里知道什么“中戏”呀。(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至此,我们可以扩展一下认识: $E_{\text{特定}}$ 不仅是言者导向,而且是言者说出“偏偏 P”之时所表达或暗示出来的特定预期。这种指示“我/此时/此地”的话语直指性与“竟然”一致。

$E_{\text{特定}}$ 言者导向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语料中大多数“偏偏 P”含非自主 VP,例如“偏偏感冒了/缺少资金/被打了一顿/遭遇疫情/是个不好惹的主……”,甚至无显性当事人的事件、状态句,如“偏偏下起大雨/屋顶漏了/大楼倒塌/经济开始萧条……”。

书面语中 $E_{\text{特定}}$ 多显性表达,若是口语,则言者对于 P 的立场和与之相关的 $E_{\text{特定}}$ 很可能用非语言(non-verbal)手段表达,例如通过表情、姿态或其他行为传递或抱怨/担忧、或支持/期待的态度,这也可能会导致他分别说出“偏偏 P”或“偏偏-P”。

3.3 隐含性特定预期

$E_{\text{特定}}$ 并非总以完整形式出现,有时甚至只提供纯粹的背景信息,如(27)的“屋顶破洞”并不必推出“不要下雨”这个的 $E_{\text{特定}}$,借以允准“偏偏 P(遇到连阴雨)”。因此 $E_{\text{特定}}$ “不要下雨”本质上是规约隐含义(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下面用“→”表示:

(27) 老杜屋顶破洞了,又偏偏遇到了连阴雨。(屋顶破洞 → $E_{\text{特定}}$ (期待不要下雨))

既然 $E_{\text{特定}}$ 可以隐含, 自然就有可取消性(cancelability). 因此, 改变语境, 赋予 $E_{\text{特定}}$ 以新的隐含义, (28) 也能成立:

(28) <语境提示: 言者欲整蛊老杜, 拆其屋上茅草, 待降雨而未果, 遂抱怨道>屋顶破洞了, 偏偏一滴雨也没下。(屋顶破洞 $\rightarrow E_{\text{特定}}$ (期待下雨))

对比(27)(28)可知, “偏偏P”决定于言者的 $E_{\text{特定}}$, 无论该预期是显性的, 还是隐含性、推理性的。 $E_{\text{特定}}$ 的可取消性和可变性与 $E_{\text{无定}}$ 的稳定性、类指性形成鲜明对比: 上述两句用“竟然”都比较怪异, 因为即使言者可以随特定事件、语境、立场变化而产生不同 $E_{\text{特定}}$, 他的理性认识都不易改变, 即屋顶是否破洞不会导致、预测是否下雨。

(29) * 真是出乎意料, 屋顶都破洞了, 竟然下雨来了/一滴雨也没下。

通俗地讲: $E_{\text{无定}}$ 关乎“不合理”, $E_{\text{特定}}$ 关乎“不合情”。(30) 言者(老魏近邻) $E_{\text{特定}}$ 是“老魏自拣好日子出殡”, 而事实(出殡日风雪交加)与此偏反, 故适用“偏偏”。但同时, 言者不会泯灭理性($E_{\text{无定}}$): 品德和死日无关, 因此硬说“竟然”就怪诞不经了。

(30) 老魏作了一辈子的好人, 却偏偏/*竟然不拣好日子死。(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

若P既“不合理”, 又“不合情”, 则“偏偏、竟然”均适用:

(31) 老魏作了一辈子好人, 却竟然/偏偏没教育好自己的儿子。($E_{\text{无定}}$: 好人一般家教也好; $E_{\text{特定}}$: 祈愿好人家风延续, 子嗣贤良)

3.4 从概率参项看“偏偏、竟然”和范围副词

“竟然P”是 $E_{\text{无定}}$ 定型中的反例, 则必是言者认为的小概率事件, 如买菜邂逅周润发、儿子打母亲、彩票中奖等。至于“偏偏”, 前人研究多用“仅仅、只有”等来解释, 和小概率也不无关系。同时, $E_{\text{特定}}$ 是言者意向的体现。意向性和概率性两个参项组合, 呈四种关系:

(32) a. 希望大概率事件不发生, 结果发生了: * 儿子肇事逃逸, 回家躲避, 偏偏被警察带走了。

b. 希望小概率事件不发生, 结果发生了: 迪拜干旱晴朗, 偏偏她婚礼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

(33) a. 希望小概率事件发生, 结果没发生: * 期待特朗普来参加铁岭二人转大赛, 可偏偏人家没来。

b. 希望大概率事件发生, 结果没发生: 上万人来现场想看博尔特夺冠, 偏偏他小组都没出线。

可见, “偏偏P”青睐两种情况: 1) 小概率“坏事”发生, 再如“喝凉水偏偏塞了牙”; 2) 大概率“好事”没发生, 如“到口鸭子偏偏没吃着”。出现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是小概率。然而仅看到小概率限制是不够的。实际上, 大量“偏偏P”用例无视概率, 例如(27)(28)仅凸显言者的 $E_{\text{特定}}$, (19)(20)若按概率计则是生男/生女、买/不买对半, 但仍可使用“偏偏”。再如(32a)事件若改成(34)的叙述角度, 避开概率, 隐含的 $E_{\text{特定}}$ 也足以允准“偏偏”:

(34) 儿子再过俩月就提拔副处了, 偏偏这个当口儿被警察带走了。

吕叔湘主编(1999/2002)、齐沪扬(2011)、石定栩等(2017)等均论及甚至单列出“偏偏”的范围副词用法。本文认为, 若概率被显性表达, 则“偏偏P”须同时满足小概率和反 $E_{\text{特定}}$ 条件。若仅符合小概率/小范围条件, 仍难用“偏偏”:

(35) a. 真糟糕! 全班有三十多人, 只有/偏偏我得了这个苦差事!

b. 太棒啦! 全班有三十多人, 只有/*偏偏我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合乎 $E_{\text{特定}}$)

c. 全班有三十多人, 只有/*偏偏第二组第三排的一个男生举手提问。($E_{\text{特定}}$ 不明)

下表以“言者第一次摸出黑球/白球”事件为例, 对比“竟然、偏偏”在概率参项上的表现。显然“竟然”对小概率敏感, 与期待(由奖、罚导致的 $E_{\text{特定}}$)无关。“偏偏”的理想状况是同时满足小概率和反期待, 但反期待会压制小概率的权重(如虚框所示)。

表1 概率和 $E_{\text{特定}}$ 参项下“偏偏、竟然”的适用情况(已知袋内球数为1白9黑共10只)

	奖白、罚黑	奖黑、罚白	无奖罚
1白 {	竟然摸到白球 *偏偏摸到白球	竟然摸到白球 偏偏摸到白球	竟然摸到白球 *偏偏摸到白球
9黑 {	*竟然摸到黑球 偏偏摸到黑球	*竟然摸到黑球 **偏偏摸到黑球	*竟然摸到黑球 *偏偏摸到黑球

4. 和“竟然”相关的叙实性(factivity)谜题

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反映“思维语言中人和信息片段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信念(belief)和期待(desire)等(参看 Gregory, 2012; Jaszczolt, 1999: 50、123; Sperber & Wilson, 1986: 73; Quine, 1956 等),可分别与 $E_{\text{无定}}$ 和 $E_{\text{特定}}$ 对应,分别如(36)中的隐性类指句“多人吃粥其声可闻”,和(37)中可表达为言语行为的“期待降雨;期待不降雨”。

(36) 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汪曾祺《受戒》)

(37) 要水的时候,偏偏不来;不要的时候,它偏偏又来了。(《人民日报》1957.11.16)

本节主要讨论和信念、认识相关的“竟然”及其涉及的叙实性问题。

4.1 信而未认($E_{\text{无定}}$)与认而未信(竟然 P)

言者对 $E_{\text{无定}}$ 的态度属于信念范畴,是一种“非语言的意义”(non-linguistic sense),处于“前语言层面(prelinguistic level)”(参看 Lyons, 1995: 217–219)。无定预期大多具有无意识特征(involuntary character,参看上文以及 Cohen, 1992),例如(36)言者在尚未见闻喝粥现场之前,不会预先激活“多人喝粥会出声”这个常识。我们将言者对 $E_{\text{无定}}$ 的这种命题态度称为“信而未认”。而言者说出“竟然 P”即意味着 P 在直接感知(direction perception)阶段:即默认为真、却尚未达到接受层次的阶段⑧。

下面试论证:感知到真实事件不等于接受,而不接受也不等于否认。“嗯/是的/明白了”等表示对命题内容和真实性的接受,这些“代句词”(刘丹青, 2011)不能与“竟然 P”出现于同一小句,如(38),即使乙之所言是重复对方话语,也只是回声(echo),而不是替代性回指(anaphor),不表接受,本质上与夏日亲见下雪并说出“竟然下雪啦”并无二致。当然,不接受只是说话时间的“瞬时”态度,并不意味着言者认为 P 无事实性。例如,若言者在下一话轮被问及 P 的事实性,则不容否认:

(38) 甲: <指着朋友圈结婚证照片>小花嫁给小刚了。

乙: (* 嗯/* 是的/* 明白了,)小花竟然嫁给了他! /这小子竟然这么有福! /小花竟然没看上小伟!

丙: 小乙,小花是不是嫁给小刚了?

乙: 嗯/是的/* 不可能/* 没有啊/* 不知道。

“认而未信”和“信而未认”分别直观地表现在两类元语言标记(话语标记)上:

⑧ Cohen(1992)区分相信(belief)和接受(acceptance),后者符合演绎闭合原则,而前者不必。直接感知到一个事件/状态 P 是一个被动认知的瞬间或过程。接下来才是被动接受,其表征是:认可事件 P 的逻辑、事理后果为真。例如说出“富家女王宝钏竟然和一个流浪汉在城外寒窑拜堂成了亲”,就必须承认“王宝钏已是有夫之妇”“成亲当日发生在城内的一桩命案非王宝钏夫妇所为”等事理后果或逻辑后果。

(39) 对 P, 认而不信: 难以相信、没想到、不料、没料到、岂知、谁知道、哪想、不成想^⑨……

对 E, 信而未认: 我以为、本以为、一直以为、本来……

(40) 她没想到……, 更没想到自己竟然一下子就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bcc 语料库)

(41) 本以为一辈子也洗不清的“叛徒”罪名, 竟然得以昭雪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7.24)

除了自然语料用例外, 大多数“竟然”句都可以加上这些元语言标记。

4.2 “竟然”具有叙实性

说出“竟然 P”即意味着 P 不能被言者自己否认和质疑, 如(38)乙的第二话轮, 也不能用于条件句、或然判断、或非亲见推理等。

(42) * 她没有竟然病倒。(否定)

(43) * 她怎么可能竟然挑选了一款最丑的包?(质疑)

(44) * 我怀疑/猜, 告密者竟然是小张。(猜测)

(45) * 如果她竟然会弹吉他, 那我天天去听。(条件句)

(46) * 她好像/应该竟然会弹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钢协。(或然判断、推理)

(47) 甲: 我昨天发现, 小美走路竟然有些瘸。

乙: * 由此可见/可以推测, 她竟然遭受了家暴。(非亲见推理)

其次, “竟然 P”不能与表质疑和否认的命题态度指示语(即话语标记)连用:

(48) 甲: 新来的保姆打碎了那个汝窑瓷瓶。

乙: (* 瞎说/* 鬼才信/* 不可能的,) 她竟然打碎了汝窑瓷瓶/你们家竟然请保姆/你们家竟然有汝窑的瓷器/这个保姆竟然如此不职业……

4.3 “不知道/不相信-竟然 P”与复合认知结构

“竟然”使得 P 的事实性不容质疑和否定, 但“竟然 P”却不能做“知道/相信”的补足语, 如(49); 相反却可以做“不相信/不知道”的补足语, 如(50)(51)。同时, “这个、已经、猛然、了、一句”等现实情态算子也提示: P 是言者不否认的事实。

(49) * 我知道/* 相信, 她竟然变卖房产给偶像刷礼物!

(50) 我不知道, 这个简单的小手术竟然已经是事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8.26)

(51) 顾雅仙猛然听见简少芬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 ……但顾雅仙不相信它出自简少芬之口, 顾雅仙不相信短短半年之内, 简少芬竟然起了如此惊人的变化。(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

“知道”是叙实动词, 故“不知道”后“竟然 P”为真, 这很自然。但为什么“知道”难容“竟然 P”? 这是因为, “我(不)知道 P”的实质解读是“我此前(不)知道 P”:

(52) a. 我知道 P = 现在知道 P+此前知道 P ⇒ 无可反预期、无意外语义, 排斥“竟然”

b. 我不知道 P = 现在知道 P+此前不知道 P ⇒ 有可反预期、有意外语义, 适用“竟然”

因此“不知道竟然 P”凸显“此前不知”。那么, 若凸显“现在知道”是否也可以允准“竟然 P”? 是的。(53)中“才、了、从老五那儿”均提示现时(说话时间)相关性, 可允准“竟然”:

(53) 我才知道/知道了/从老五那儿知道/* 知道, 春天竟然有狼来村子里。

下面观察“相信”类动词。根据(43)(48), “怎么可能、鬼才信、瞎说”等排斥“竟然 P”; 同时, “相信”也排斥“竟然 P”, 如(49)。按说前者义同“不相信”, 可替换, 如(54):

(54) a. 怎么可能/不可能/鬼才信王宝钏嫁给了薛平贵!

⇒ b. 我不相信王宝钏嫁给了薛平贵。

但加上“竟然”后, 这个同义替换格局产生了分化, 对比(55)和(56):

^⑨ “没想到、没成想”等在前人研究中也是被认为具有反预期、偏离预期功能的, 例如单威(2017: 17)。

(55) 甲: 我无法相信博尔特竟然能跑进 9 秒 6!

乙: a. 就是啊, 他可真是个飞人!

b. * 就是啊! 我也觉得他不可能跑这么快.

(56) 甲: 我无法相信博尔特能跑进 9 秒 6!

乙: a. * 就是啊, 他可真是个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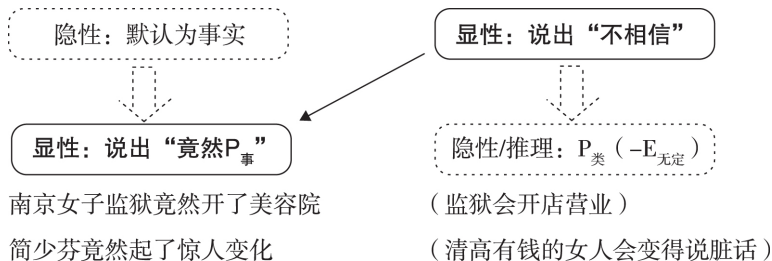
b. 就是啊! 我也觉得他不可能跑这么快.

如何解释“竟然”对于 P 有叙实性、同时却排斥“相信”, 且与“不相信”等相容? 实际上, 当言者说出“不相信+竟然 P”时, 完成了一个复合认知过程: 1) 说出“竟然 P”即默认了事件层面 (episodic level) P 的事实性 (记为“P_事”); 2) 说出“不相信”则是针对类指化的 P^⑩ (记为“P_类”, 略同于 -E_{无定}, 如 (57) (58) 着重点部分提示类指化/特征化). 二者在句法表层连用, 在语义层却是一种“掐头去尾”式复合 (portmanteau) 结构, 如 (59) 所示 (虚线箭头表示命题态度作用的方向, 虚框内容表示在文本上隐性或部分隐性 (推理), 实线框内容和实线箭头表示表层句的连接):

(57) 我到现在还不相信像嫂子这样的女人竟然会嫁给他, 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58)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记者也不敢相信, 在南京女子监狱里, 竟然开着一家非常正规的美容院. (新华社 2003 年 9 月报道)

(59) “不相信……竟然……”句的反预期表达模式



5. 信息领地与赋权对比

上文 2.4 根据信息领地理论指出, “呢”提示言者的信息领地为 K+ 状态, “竟然”提示言者的 K- 状态. 此外, Du Bois (1986)、Fox (2001)、Kamio (1997)、Heritage (2012) 和唐正大 (2019) 等均注意到, 言者会通过言语来主动宣示、或者被动提示自己“对于经验和消息的所有权”, 及其相对于听者或其他话语参加者的优势或劣势等. 信息领地、赋权状态可体现在事件语义、人称等句法语义层面. 下面通过对比予以展示.

5.1 “竟然”与“其实”

叙实性的“竟然”不仅排斥“知道、相信”, 也与“其实、实际上、事实上”等不相容, 尽管大家都为 P 的“事实性”服务, 同样被看作反预期标记. (陆方喆, 2014)

(60) * 其实/* 实际上/* 事实上/* 的确, 博尔特竟然跑了 9"59!

我们认为原因在于, “其实”等标记的是言者在信息领地、赋权状态上的高位, 与“竟然”所标记的低位发生冲突. 具体讲, 对于 P 的事实性, “竟然”是消极默认, 即“认而未信”; “其实”则是积极的强化词 (intensifier). 其次, “竟然 P”反映言者自我的内在认知冲突; 而“其实 P”反映言

⑩ “竟然”对于 P 的类指化可以证明: 例如 (5) 中, 即使有人带周润发出现在言者面前, 并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的朋友周润发, 香港人, 喜欢摄影”, 尽管这些信息足够回答“周润发是谁”的问题, 却仍然不足以让言者说出“老王买菜竟然邂逅周润发”, 因为他尚未将周润发这个专名类指化/范畴化为“巨星”.

者与外在主体的认知冲突,所偏反的是其他认知主体(多为听者)所持有的命题、推论、预设、预期,分别如(61)、(62)乙b、(63)乙。因此“其实”非唯反预期标记。第三,言者对P的认知(接受),先于说出“其实P”的行为,也先于听者对P的认知。对于“竟然P”来说,言者对P的认知(被动感知)与说出“竟然P”同时。第四,从言语行为角度看,“其实P”属于断言类(assertive)言语行为,“竟然P”属于表达类(expressive)言语行为,前者的适应向度(direction of fit)为“言语-世界(word-to-world)”,后者无适应向度。(参看 Searle, 1969)

(61) 楚雁潮……深情地端详着她,“新月,你瘦了……心里要放开些……”

“楚老师,”她说,“是您太惦记我了!我最近其实……挺好……”(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62) 甲: 王宝钏嫁给了薛平贵。(预设: 王宝钏嫁人了)

乙: a. 王宝钏竟然/* 其实嫁人了。 b. 王宝钏其实/* 竟然没嫁人。

(63) 甲: 哈珀竟然“大卫大卫”地叫他爸!($E_{\text{无定}}$ = 孩子对长辈不应/不会直呼其名)

乙: 在英美国国家,孩子直呼父母名字其实/* 竟然不罕见。

这种“竟然-现知-表达”和“其实-先知-断言”的无标记关联也说明,“竟然”有意外解读,“其实”没有。

从信息量、信息领地、话轮推动贡献等方面看,“竟然P”几乎为0,而“其实P”则属于高位赋权、高贡献行为类型。这种赋权差异直观地体现在不同的元语言(话语)标记上:

(64) a. 毋庸置疑/相信我/你怎么还不明白/我再说一遍,他的论文其实/* 竟然是抄袭别人的。(非意外,言者高位赋权)

b. 我的天啊/太吃惊了/怎么会啊,他的论文竟然/* 其实是抄袭别人的。(意外,言者低位赋权)

5.2 信息领地、赋权与人称可及性等级

赋权性往往会在人称范畴上有所表征(唐正大, 2019),“竟然P”的言者低位赋权状态也不例外。通俗地讲,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少见“我竟然P”; 排斥“你以为 $E_{\text{无定}}$ ”。下面分述:

1) P内主语呈现出明显的人称可及性不平衡:

(65) P内的主角角色的人称可及性等级: III > II > I

我们观察的1万条“竟然P”用例中,绝大多数P内主语都是第三人称,其次是无人称(impersonal)或第二人称,第一人称不到60例,且其中约半数为广义受事(undergoer),如(66)的被动句主语或(67)非自主谓词(“不知道、一时语塞、回不过神”)的唯一论元。

(66) 我竟然也就此被他的梦带了一辈子,直到如今。(《人民日报》1986.8.2)

(67) 看到这海的元素同科技与水的结晶时,我竟然一筹莫展。(同上 1997.2.22)

另一半用例中,“我”虽为施事,却并非当下言者,而指过去的自己,因而形成典型的“忏悔体”,如(68);或者言者直接表达出缺少自主控制的这样的语义,如(69)。事实上,这两种情况下的第一人称和以第三人称主导的情状并无本质区别。

(68) 为了筹措赌资,我竟然去偷我自己公司的汽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06.02)

(69) 也许是时差的影响,头脑有些糊涂的我竟然排到了预定车票窗口的队伍里。(同上 2016.6.6)

2) “竟然P”可搭配“我以为/他以为E”,如(70)(71),排斥“你以为E”,如(72)。

(70) 她原以为《工人日报》是不会发表的,没想到竟然把它登出来了。(《人民日报》1980.8.2)

(71) 我以为他负伤了,但他动作迅速,竟然平安无事。(《人民日报》2002.6.16)

(72) * 你以为小花是真爱小刚啊,她看上的竟然是小刚的拆二代身份!

根据 Kamio (1997: 5-8),“你以为E”意味着E属于听者的信息领地,那么言者说出“你以为E”这个直接形式(direct form)则是高度有标记的,即言者必须保证[言者K+; 听者K-]的信

息领地对比格局出现,这样才能允准直接形式,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否定/质疑 E.这种信息领地对比格局与“竟然 P”言者的 K-地位发生冲突,因此二者不能共现.

5.3 信息赋权与事理赋权——“竟然”与“偏偏”

“竟然 P”言者的低位赋权状态主要体现在对于信息的占有、熟知程度方面,即认识方面的被动.而在事理层面,言者并非一定要成为受损角色(maleficiary).例如:

(73) 我竟然得了个特等奖/都没入围小组赛!

相比之下,“偏偏 P”中由于 P 与言者的 $E_{特定}$ 偏反,而 $E_{特定}$ 是事件导向的,随事件语义、言者立场而变化,因此言者在“偏偏 P”内的角色多倾向于非受益者.除上文(35)外,再如:

(74) * 作为摄影菜鸟,我偏偏得了普利策奖.

(75) 我这个普利策获奖摄影师信心满满地参加了社区摄影比赛,偏偏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根据 Gregory (2012: 603),信念和期待的适应向度不同,前者试图适应世界,后者则试图让世界适应自己.显然, $E_{无定}$ 属于前者, $E_{特定}$ 属于后者.与此相应,“竟然 P”表达言者适应世界的失败,是知情和信息方面的被动状态;“偏偏 P”表达的是世界不合言者期待,是主观情感方面的被动状态.

只有一种情况,“偏偏 P”表达言者的强自主性特征和高位赋权状态(如下划线部分所烘托),即言者与当事人合一,表达意愿性言语行为,而非现实情态句.其他参与者包括听者,均处于低位赋权状态.这种例句文本分布较少:

(76) 哼!露丝心想,我偏偏不让你得逞.(谭恩美《接骨师之女》)

(77) 觉慧……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走!我偏偏要跟他们作对!”(巴金《家》)

此时,“偏偏”语义-句法特征接近方式状语,略同“故意”.

6. “竟然 P”和主句现象、命题完整性

“竟然 P”表言者情态(认识)、语力(意外),自然属于主句现象(参考 Emonds, 1970; Green, 1976; 唐正大, 2019 等),相应地句法表现为:只能做主句,不能嵌套和从属.而“偏偏”则表现出有限的可从属性,如(79) c.

(78) * 她昨天竟然/偏偏买的大英百科全书花掉了一年的工资.

(79) a. 有的人竟然/偏偏乐意毁坏自己的财产.

b. * 如果有人竟然乐意毁坏自己的财产,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c. 如果有人偏偏乐意毁坏自己的财产,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此外,“竟然”表达的情态和语力必须占据句子最高位,不允许与之冲突的情态和语力表达成分出现,例如疑问词,无论用于询问还是感叹:

(80) * 这支球队竟然输没输给过我们?

(81) * 你竟然用什么颜料画的静物?

(82) * 朗朗竟然倾心什么样的女孩?

(83) * 真没想到他竟然多么优秀啊!

其次,“竟然 P”必须表达语义自足(autonomous)的命题,不可依赖于其他命题而获得解读,例如排斥“驴子句”.可对比“偏偏”:

(84) 我让他买什么,他偏偏/*竟然不买什么.

为什么“偏偏”可用于(79) c 和(84)?我们注意到,这两例中的“偏偏”都修饰自主性谓词,和(76)(77)相同.这种“偏偏”含有方式义元素,属于事件内部语义特征,因此在从属化、依存化的句法环境中可以只激活方式义,并过滤掉其言语行为义和言者语力.

7. 结论

反预期情状可分为无定预期和特定预期。“竟然 P”的允准条件是存在一个无定预期 $E_{\text{无定}}$ ，多为隐性，可还原为类指句/特征句。P 和 $E_{\text{无定}}$ 表现出“反例-定型”的关系。允准“偏偏 P”的条件是 $E_{\text{特定}}$ ，可还原为意愿或期待类言语行为句。 $E_{\text{无定}}$ 和 $E_{\text{特定}}$ 都表现出言者导向，前者属认识情态范畴，后者属意愿情态范畴。言者对 $E_{\text{无定}}$ 和“竟然 P”的命题态度可分别概括为信而未认、认而未信，即言者通过说出“竟然 P”，被动感知到 P 的事实性。因此与“其实”相比，“竟然 P”言者处于信息领地和赋权状态的相对低位，这些特征表现在“竟然”与一系列认知动词、话语标记、人称范畴的共现、互斥和可及性序列等方面。与“竟然 P”言者的认识/信息赋权低位状态不同，“偏偏 P”言者在多数情况下处于事理赋权的低位，只有言者与当事人合一且表达强自主性言语行为时，才表现出高位赋权状态。“竟然 P”表现出强主句现象特征，“偏偏 P”则在表达事理高位赋权的条件下可允许有限的从属和依存，例如用于条件句和“驴子句”。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 1982/2010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 陈莉 2016 《事件语义学视角下汉语的谓语分类》，《外国语》第 6 期。
- 陈振宇 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 陈振宇 邱明波 2010 《反预期语境中的修辞性揣测意义》，《当代修辞学》第 4 期。
- 范伟 2009 《“偏”和“偏偏”的情态类型及主观性差异》，《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9 期。
- 谷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 4 期。
- 胡承佼 2018 《意外范畴与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华文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刘丹青 2011 《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 6 期。
- 吕叔湘 1957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99/2002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主编) 2011 《现代汉语语气成分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
- 强星娜 2011 《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中国语文》第 2 期。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单威 2016 《反预期标记“竟然”》，《语文学刊》第 12 期。
- 单威 2017 《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石定栩 周蜜 姚瑶 2017 《评价副词与背景命题——“偏偏”的语义与句法特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史金生 2010 《从持续到申明：传信语气词“呢”的功能及其语法化机制》，《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五)》，商务印书馆。
- 唐正大 2019 《社会性直指与人称范畴的同盟性和权威性——以关中方言为例》，《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吴福祥 2004 《试说“X 不比 Y 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 3 期。
- 杨霁楚 2007 《语气副词“偏偏”的主观语义及相关句式考察》，《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四)》，商务印书馆。
- 袁毓林 2006 《论“连”字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析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日本《中国语学》第 253 号。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435–485.
- Asher, Nicholas and 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2013 More truths about generic truth. In Alda Mari, Claire Beyssade and Fabio Del Prête (eds.), *Genericity*, 312–3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Jonathan 1992 *An Essay on Belief and Accept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avidson, Donal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In Nicholas Rescher (ed.),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105–149.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 33–52.
- Du Bois, John 1986 Self-evidence and ritual speech. In Wallace Chafe and Johanna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313–336. Norwood, NJ: Ablex.
- Emonds, Joe 1970 *Root and Structure-Preserving Transform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Fox, Barbara A. 2001 Evidentiality: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and entitlement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1(2): 167–192.
- Fraser, Bruce 1998 Contrastive discourse markers in English. In Andreas H. Jucker and Yael Ziv (eds.), *Discourse Markers: Descriptions and Theory*, 863–87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reen, Georgia 1976 Main clause phenomena in subordinate clauses. *Language* 52(2): 382–397.
- Gregory, Alex 2012 Changing direction on direction of fit. *Ethic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15: 603–614.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ritage, John 2010 Questioning in medicine. In Alice F. Freed and Susan Ehrlich (eds.), *“Why Do You Ask?”: The Function of Questions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42–6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itage, John 2012 The epistemic engine: Sequence organiz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1): 30–52.
- Jaszczolt, Katarzyna 1999 *Discourse, Beliefs and Intentions: Semantic Default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 Ascripti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Ltd.
- Kamio, Akio 1997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rifka, Manfred, 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Gregory N. Carlson, Alice ter Meulen, Gennaro Chierchia and Godehard Link 1995 Gene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Gregory N. Carlson and 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1–12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1 &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William 1995 *Approaches to Inten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enendez-Benito, Paula 2013 On dispositional sentences. In Alda Mari, Claire Beyssade and Fabio Del Prête (eds.), *Genericity*, 276–2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56 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53(5): 185–196.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arle,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klund, Anna-Lena 2009 The syntax of surprise: Unexpected event readings in complex predication. *Working Papers in Scandinavian Syntax* 84: 181–224.

QIANG Xingna, Non-specific and specific expectations in counter-expectation situations: A case study of *jingran* and *pianpian*

A division of non-specific and specific expectations (hereafter NSE and SE) exists in counter-expectation situ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ropositions (hereafter P) expressing counter-expectation often involve two modal adverbs, *jingran* and *pianpian*. *Jingran*-P entails the existence of NSE, mostly covert and reducible to a generic sentence. *Pianpian*-P, on the other hand, implies and necessitates the existence of a SE, either overt/covert or partly (c) overt, which could be restored in forms of speech acts expressing intention or desire contradictory to the 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 an addressor, by uttering *jingran*-P, only passively acknowledges the factivity of P but does not accept it as a belief.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information entitlement, the addressor of *jingran*-P is less knowledgeable toward P than those addressing counter-expectation situations marked by *qishi*. Besides, *jingran*, and partially *pianpian*, may indicate main clause phenomena for their speaker-oriented involvement.

Keywords: counter-expectation, non-specific expectation, specific expectation, propositional attitude,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factivity

YU Keju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oiced initials in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Da shen zhou*

The *Nilakanṭhadhāraṇī* (Dhāraṇī of the Bodhisattva with a Thousand Hands and Eyes Who Regards the World's Sounds with Great Compassion) is an important text of the Vidyādhara school of esoteric Buddhist teachings. Many eminent monks of the Tang dynasty, including Zhi Tong, Bodhiruci and Vajrabodhi have translated i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3920A also contains a translation of this text. This paper focuses on one dhāraṇī of the text, the *Da shen zhou*, and compares the voiced initials in its Sanskrit version with those in the various Chinese versio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voiced obstruents and sonorants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devoici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Da shen zhou*, Zhi Tong, Bodhiruci, Vajrabodhi, P.3920A

LI Jiaolei, Two cases of tone sandhi in the Xiang dialect of Lengshuijiang (Duoshan) area: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nts' dialect from the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two cases of tone sandhi in the Xiang dialect of Lengshuijiang area. It indicates that: Tone 24 occurs at the beginning of mono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words but never at the end of polysyllabic words; Tone 45, however, complementarily appears at the end of polysyllabic words but not at the beginning of mono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words. Since similar cases are also found in certain dialects of the Jiangxi provi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se cases of tone sandhi may have been resulted from immigration and initiated by the immigrants from the Jiangxi province. In addition, features of such patterns of tone sandhi are analyzed as well.

Keywords: Xiang dialect, Lengshuijiang dialect, tone sandhi, historical immigration from the current Jiangxi province to the Xiang area